

# 电子图书



信息技术的结晶

人类文明的载体

网络的基本资源

楔子 开新篇 演义话兴衰 按实理 稗官求史鉴

翰海波涛汹涌，英人崛起西洋，  
艰难创业出名王，多少贤臣良将。  
曾号日不落国，转瞬天畔斜阳，  
一篇演义话沧桑，权作渔歌樵唱。

——调寄《西江月》

话说人类文明，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倏忽已然 6000 余载。

那文明大舞台上，可说是好戏连台，重头名角依次亮相，小丑龙套穿插其间，数百个民族和国家，今日你鼎盛富强，明日他发达兴旺，却没有哪个能长久占据舞台中央。真个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一似，走马灯般看兴亡。正合了古诗所云：“各领风骚数百年。”

单说那各国当中，有个英吉利，原本不过僻远海岛上一蕞尔小国，天灾屡降，人祸频仍，上古乃至中世纪早期确曾遭受不少战乱苦楚。谁想 16 世纪以后，有几位英雄横空出世，或为明君贤相，或为能臣良将，一个个雄才伟略，矢志开济，第次大展宏图，眼看着使得英国一年年强大崛起。其后又几经革故鼎新，奋发图强，至 18~19 世纪，那英国竟成了文明大舞台上红透半天的大牌名角！文化科技发达，社会经济繁荣，政治制度开明。民富国强，更兼船坚炮利，向外扩张自是战无不胜，所向披靡。直使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势力圈扩及海角天涯，因而得名“日不落的大英帝国”。英人自己也好不得意，将此语谱成歌曲四处传唱。却不料，“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本世纪以降，那大英竟渐渐走了下坡，国势日益衰颓，露出破败模样。两次大战更是耗伤元气，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到得如今，莫说挂头牌唱压轴，怕是连个二等角色也挨不上，再抖不起当年的威风。

昔日子临川上，感慨道：“逝者如斯夫。”诚哉是言。千古是非兴亡，众多豪杰英雄，如今俱已化作历史长河之水，滔滔东去，难觅其踪。然则兴何以兴？亡何以亡？孰为是？孰为非？英雄有几多？奸佞又谁人？如此种种，后来者不免要问个究竟。是故在下不揣樗昧，于那滚滚长河之中撷取浪花几朵，缀成一部有关英史之演义，奉献众位看官。众位若能在嗟呀慨叹之余，生出些许联想，得到点滴教训，鉴古而知今，贤贤贱不肖，在下便是不枉了心血笔墨。

正是：

千载兴隆归逝水，  
空留落日傍西山。

欲知端的如何，且看正文分解。

## 总序 新历史演义的风采

《世界列国史演义》即将问世了。

演义体，作为文学的一种表现形式，用于文学艺术作品，这自然不难被接受，但要用于表现社会科学的一些学科甚至自然科学的著作，一般人接受起来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由此也就不难理解何以早在古代就有人力图使演义体作品朝向文艺小说方向发展，而今天也还有人在否定演义体著作的科学价值。

本丛书，还有前几年陆续出版的几套丛书，如《世界史通俗演义》、《浩劫与辉煌——第二次世界大战演义》和《世界末代皇帝演义》等，虽然都具有演义体的形式，但就其内容而言，却都是对世界通史和专门史的探讨与研究成果的体现。它们与古代的演义作品有很大的不同。从内容上说，不同于演义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等，因为后者大多采用虚构、杜撰、夸张的表现手法，作品所选取的视角、规模和风格，是由作家的形象化思维和想象决定的。同时，它们也有别于历史演义的《东周列国志》和《中国历代通俗演义》等，后者虽然大体上取材于史书，但由于受到正史纪传体断代史法的影响，较少写到活动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的重要历史人物和人民群众，大多篇幅用于描写帝王将相等内部篡窃乱夺、王朝递变乃至宫闱秘闻。从形式上说，上述新作品是对旧演义体的革新。形成于明清之际的演义体，源于唐宋时期的“说书”，深受广大民众喜爱。以历史为创作题材的演义作品，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以通俗取胜，流传甚广，传播历史知识的作用超过了堪称高文典册的二十四史。但同时还应看到，这种演义体写史方法已不能适合现代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读者的欣赏水平。古代演义的“套路”甚多，如对昏君、清官、武打、暴动、起义等的描写，几乎同出一辙，缺乏时代及个性特征。由于遵循“慈祥领袖”的框架，像刘备、宋江这样本应颇有个性化的正面人物就没有写好。古时演义还有片面追求现场热闹和表面动作性的倾向。如《借东风》、《草船借箭》等故事，就不能启迪人们从更高层次思考问题。由于脱胎于说书话本，旧体演义生造噱头的现象普遍存在，大量的“噱头”重复雷同，并时常有庸俗现象。其他还有用语八股、生癖之弊等。历史的发展是没有套路的，现在文化水平较高的人们有谁还愿读“套路”充斥的作品呢？新历史演义在采用演义体时，大胆克服其种种不足，并借鉴西方小说之长，深刻、细致地揭示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这种革新尝试也许会使演义体写史方法更加适合当代读者的欣赏口味。由于我们的演义丛书与古代演义作品有着这些不同，故可称“新历史演义”。

另一方面，我们的演义作品与纯史学即传统史学著作也有朗显不同。历史的主体是人，以历史作为研究对象的还是人，其社会功能仍然作用于人。从本质上讲，历史对后人具有不可质疑的科学性、艺术性和启喻性。简单地讲，这就是我们编撰新历史演义的主要思想基础，而它的种种特点无一不是从这一思想基础生发出来的。与纯史学相比，新历史演义具有如下特色。

第一，写作的立场面向人。新历史演义主张史学社会化、史学大众化。历史是群众创造的，反映历史发展、陶冶人们情操、使人增长智慧的历史著作也应该面向群众，为他们所喜闻乐见，从而使他们在轻松的阅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文化熏陶。可是，在中国，当前史学著作由于其形式严谨、内容枯燥、语言艰涩，使广大读者往往“望而生畏”。这样的史学著作曲高和寡，

已于无可奈何之中走入“象牙之塔”。大多数此类专著仅限于同行史学工作者数十人或仅数人阅读，有的甚至仅仅限于作者评定职称之用。史家实在是“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他们写成的著作的读者如此之少，其心血岂非是付诸东流？为了突破此种困境，新历史演义以演义的形式努力创造新的史学流派——“演义史学”，为史学研究与人民大众之间架设新的沟通与理解的桥梁。它以通俗的形式、生动的笔法、流畅的语言，多层次、多角度、多学科地再现丰富多采的人类历史，使历史从抽象的“故纸堆”变为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从而使“旧时王榭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第二，写作的内容围绕人。新历史演义提出“以人带史”的命题，即以人物的活动为中心来编织历史。它不同于一般史学著作，多见事件、少见人物或多见群体、少见个体；也有别于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著作，多见人物、少见事件或多见个体、少见群体。“以人带史”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规定性：其一，叙述相对集中，紧紧围绕某些中心人物来进行，中心人物如若具有代表性，亦可作为叙述的对象，但不是泛论一切人。其二，人物的选择取决于历史的真实与典型性的结合。可以是帝王将相，也可以是普通劳动大众；可以是促进历史进步的正面人物，也可以是阻碍发展的反面人物。其三，记述的主题是事。以人系事，但不是因人涉事，人物是附于事件的。人与事在着墨浓淡上的规定性，也是新历史演义不同于演义小说和人物传记的主要表现之一。

第三，写作的角度重视历史的另一面。人类历史是一尊构造极其复杂的主体式艺术雕塑，它由无数个大小不等、形状各异的“面”所组成。新历史演义在不断地发现历史的另一面，努力使作品接近长期以来所追求的历史原貌，努力对历史做出更加完整和充分的理解。所谓历史的另一面，是很宽泛的，在一定意义上说甚至是无限的。问题是我们要重视它，去发现它。例如，在阶级社会，人们之间除了阶级关系外，还存在有大量或多或少打上阶级烙印但不等于阶级关系的人伦、人际关系，其中包括家庭、亲友、师生、同事、上下级、同乡等关系。再如，人类在生存和发展中所进行的一切活动，除看得见的外部活动外，还有大量的看不见的活动，即心理活动。类似这样比较重要的“另一面”，如不去发现和运用，我们的历史研究必然受到严重影响。在一定意义上讲，历史的另一面发现得愈多，研究得愈透，我们就离历史的原貌愈近。

第四，写作的风格真与美共求。历史事实并不等同于历史真实。历史真实除了事实之外还包含着人类的精神面貌。所谓求真，即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包括人类的精神面貌来刻画历史，这是新历史演义严格遵循的基本原则。它要求史家在对人物和事体的描写上，保持高度的真实性，反对于史无据的虚构，即使采用民间传说或野史记实，亦须查有旁证。求美是人的本性。无论是创造历史的人类，还是研究历史的学者，在实践中都有各自的美学追求。所谓“美学追求”，对新历史演义的作者来讲，主要表现于个人的参与，即在不损害历史的科学性的前提下，投入了自己的感情，如对材料的取舍、事件的编排以及环境的描写、气氛的渲染、人物的刻画、语言的运用等，都表现出史家在创作上的艺术功力。这样做，既可补充史料的缺漏，又可使作品更加生动。司马迁和希罗多德正是由于自己的积极参与，才把历史的真实性与编纂的艺术性成功地结合起来，使《史记》和《历史》分别成为东西方世界第一部史学名著，而他们也因此被誉为“历史之父”。新历史演义的求真

与求美是统一的，难以分割的，二者相互促进，互为表里。求真之时注重用艺术方法来丰富和加强对事物的认识，而求美之时则注重用现代科学的成就去把握世界。史学研究的严肃性与作者的形象化感受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真和美同时体现在一部著作之中。

第五，写作的领域涉及多学科。在一定意义上说，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决定了新历史演义的多学科性。新历史演义的研究对象，是人及其所代表的群体在生存和发展中进行的一切活动。人是一个个具有自然、社会、思维等方面属性的高度协调、不可分割的生物体，也是一个不断从外界吸收和交换物质能量及信息的耗散结构系统。这样的人所进行的历史活动，包括生理、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活动，是极其丰富多彩和纷繁复杂的，更不用说这些历史活动是立体式的、多层次的。面临如此复杂的研究对象，新历史演义当然不可能仅只涉及单一学科，它采用了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从心理、生理和社会关系上，进行探索，以此得到正确认识。

一言以蔽之，新历史演义，从内容及其真实性上看，与一般文学作品有根本区别；从形式和方法上看，与纯史学即传统史学著作也有明显不同。它是以文学方法对史学内容进行的加工和补充，因而兼具史学和文学两种特性，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可称为“史学写生”。这种史书，既可满足广大读者的知识追求，又可满足他们的艺术享受，这正是我们的新历史演义力求达到的效果。

编著一套书，当然期望它能收到最大的效果，使最大多数读者看后知识上收获十分，精神上享受十分。如果仅能使读者收获四五分，享受五六分，那就没有收到最大效果。当然，限于史料的发掘与搜集，限于编著者的经验和水平，特别是多学科研究的能力和文学艺术素养，也许无论如何都不会收到最大效果。可是，一个严肃认真写作的史学工作者，总不肯放弃这个追求，总要朝着这个目标努力。本套书的编著者正是抱着这种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创作的。

依据最大效果的标准，本套书可得几分，评判权属于广大读者。在这里，我可以郑重声明，编著者们的的确确向这个最大效果的目标努力了，尽心了，因而也使作品与最大效果的目标靠近了。

编著者们为争取最大效果付出了巨大艰辛。他们在写作过程中，不仅要了解和掌握新历史演义的基本创作原则和要求，搜集散存在专著和教材之外的零星的而又大量的资料（包括具有旁证的稗史轶闻和民间传说等），还要熟悉甚至重新学习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其他学科的相关知识，建立起自己的相应的知识结构，从而解决明清以来历史演义作家所遇到的既要吸取演义小说之长，又要将史料处理得恰到好处的难题。这是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尝试的过程。

新历史演义的构思提出后，激起了史学界有识之士的广泛理解和认同。为了将此构思变为现实，老将敢领凤骚，不吝潘江陆海；新秀风华正茂，一展雏凤清音。于是，我们才终于有机会读到这套别具一格的新历史演义。

本丛书此次出版，暂收五大国，即美、日、英、法、俄，每国一卷，今后还将陆续增补，分批推出。在每一国别演义体通史中，作者从大量文字宝藏中进行筛选和提炼，以少见多，妙笔生花，活灵灵地凸现每个国家的历史进程。在塑造历史人物的同时，对那些跨度较大的重要历史事件采取本末纪事与编年纪事有机结合的写法，或分段记述，或一气呵成，铺述来龙去脉，

使所记事件首尾相接，使每个国家的历史都有一个完整的概貌。加之作者的积极参与，使其真知卓见和感情色彩渗透于字里行间，使人感到每个国家的历史是真实的。丛书就像面面历史镜子熠熠闪光，逼真地反映了美、日、英、法、俄五国的悠久历史，璀璨文明，民族智慧以及历史前进中的风雨坎坷。从书中人们可以获得知识，增长智慧，陶冶情操，提高对国际性事物的洞察力和加强对外国历史发展的理解。

我们殷切希望这套丛书能得到广大读者的关心和厚爱。

张联芳  
丙子年冬于京城寒舍

## 英国史演义

## 第一回 三蛮族 迁徙不列颠 两名王 彪炳英古史

帝国分崩离析，蛮族铁骑驱驰，  
三支渡海更西移，岛现七雄局势。  
多少干戈扰攘，亚王名著传奇，  
阿王抗敌统雄师，堪称武功文治。

——调寄《西江月》

却说那英吉利国，乃在欧亚大陆西北一隅、大西洋与北海之间的不列颠岛上。该岛原与欧陆相连，只因数万年前地壳变动，海水漫漫，连接不列颠与大陆的陆桥下陷成为海峡，不列颠始成孤岛。那海峡，长约 500 余公里，东段较窄者称“多佛尔海峡”，最窄处仅 33 公里，徒手可泅；西段较宽者称“英吉利海峡”，最宽处亦不过 240 余公里，一苇可航。虽说两岸相距不远，但是海峡之中，巨浪排空，惊涛拍岸，又常有狂风大作，雨雪交加，自然条件险恶非常。有此天堑阻隔，不列颠岛与外界交通不便，是以古时不列颠落后于欧洲大陆。然而化外之域也有另番好处：一不受官府治辖，既无酷吏欺压，又无法律约束，地阔天宽，自由自在；二不用完粮纳税，种多少粮食煮多少饭，打多少野味吃多少肉，衣食无虞，自给自足。再者岛上虽是一派蛮荒，却无毒虫猛兽、沙漠戈壁、酷暑严寒等等，而是气候温润，土地肥沃，芳草茵茵，溪流潺潺，极宜居住。因而欧陆居民往往不畏艰险，渡海来至岛上，开荒种地，繁衍生息。公元前后，岛上东南部已是鸡鸣犬吠，处处人烟。

此时罗马帝国正如日中天，称霸于西方世界。罗马人早从古希腊圣贤书中得知北方海上有大岛名“普列坦”，后又闻说该岛民庶繁衍，物产丰饶，便欲将其纳入版图。先是罗马大将、高卢总督恺撒两度挥麾下之师渡海西侵，继之罗马皇帝克劳狄统帅大军御驾亲征，终于打败岛上居民凯尔特人，将不列颠变作罗马行省。罗马人在岛上设置驻军，筑墙修路，统治长达 400 余年。

公元 4 世纪末，欧洲大陆风云突变，历史上有名的“民族大迁徙”开始了。这一事件的主角，便是日耳曼人。

日耳曼人原住欧洲中部，即北迄波罗的海和北海，南至多瑙河，东起维斯瓦河，西抵莱茵河的广阔地带。这个民族的人生得身材高大，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相貌甚是英俊。然而性情却凶暴强悍，野蛮得很，因而罗马人称之为“蛮族”，并常常祈祷上苍，“万万不要让自己的鼻子嗅到蛮族的气味”。何以如此？盖因日耳曼社会发展落后，生活简陋，他们以养畜为主业，衣裘皮，食肉奶，加上很少洗澡，身上的气味与所饲养牲畜几无二致。但日耳曼人也有一样长处为罗马人所看重，即尚武善战。他们惯使一种锋利的铁制短矛，此物远可投近可搏，劈砍扎削，尽皆适宜，甚是厉害。有此利器在手，日耳曼人打仗时便英勇无畏，锐不可当，且个个视死如归，决无一人临阵怯懦逃脱。于是罗马人便大量招募日耳曼人当兵打仗，顶替自己国中那些贪生怕死、娇生惯养的子弟。久而久之，罗马军队“蛮族化”，连高级将领往往也由日耳曼人担任。至 4 世纪，罗马帝国已如日落西山，气数将尽，内忧外患，危机四伏。而日耳曼人却在罗马文明多年的熏陶浸染下迅速进步，其势蒸蒸日上。此消彼长，结果便是日耳曼人对帝国失却敬畏，开始觊觎其领土和财富。恰好此时匈奴西进，凶猛兵锋直指中欧一带，日耳曼人受其所迫纷纷逃离祖居之地，退向罗马境内，早已“蛮族化”的罗马军队自然抵抗不力，于是欧

陆烟尘四起，日耳曼民族大迁徙的洪流冲向帝国每个行省。最初是黑海北岸的东哥特人向西迁入达基亚，达基亚的西哥特人则迁入色雷斯和马其顿，接着又进攻北意大利。罗马统治者眼见势头不妙，本土告危，便火速传诏，令驻守不列颠和莱茵的军团撤回国内勤王护驾。且不说欧洲大陆形势怎样，罗马帝国安危如何，单表那不列颠岛上，只因罗马撤军，引出一段三蛮族乘虚而入，亚瑟王奋起抗敌的热闹来。

“三蛮族”者，日耳曼人中盎格鲁、撒克逊和朱特三部落是也。原住日德兰半岛和易北河下游一带，离罗马文明区最远，开化最晚，“蛮性”最足。早在3世纪，他们便不时驾轻舟奔袭不列颠沿海，抢劫财物，致使当局不得不专设“海疆防卫长官”，构筑要塞，配备军队，以对付这些海匪。5世纪初罗马军团撤离，不列颠海防空虚，三蛮族正欲避匈奴之祸，得此良机焉肯放过？于是举族迁徙，侵入不列颠。

不列颠虽系岛屿，却也富庶。那西北地区更是地广人稀，有待开发。蛮族遭逢兵燹，离乡背井，避来此地，若论落脚安身，重建家园，自是无甚不可。不料这些蛮族虽在落难当中，却是虎狼之性不改，上得岸来便大肆抢掠，杀人放火，所过为墟。这一来，便惹恼一位英雄。

说来话长，当年罗马人撤离之后，当地凯尔特人群雄竞起，各部落首领角逐不列颠王位，当中有个名尤塞的更是胸怀远大，抱负不凡。他身边有两个交心换命的朋友，一名墨林，足智多谋，善变魔法，能知过去未来之事；另一名阿尔菲斯，臂力过人，武艺高强，有万夫不当之勇。靠两个朋友相助，尤塞每战告捷，渐次打败所有对手，登上王位。恰在此时，妻子又诞下一子。那尤塞双喜临门，好不快活，正待吩咐手下张灯结彩，大宴宾客，却见墨林急匆匆赶来，将尤塞拉入密室，低声说道：“主公，老夫夜来占卜，得一凶卦，3日之内主公有大难临头，且无可化解。江山必会易主，天下即将大乱，主公若要保全新生之子，务须不事声张，悄悄把他交与老夫和阿尔菲斯，隐藏起来，将来我二人一定辅佐他重登王位。”尤塞真乃豪杰，早将生死置之度外，闻知噩耗并无惊慌之态，也不多问，当即命仆妇抱出婴儿交到墨林手中，深深一揖道：“拜托了！”墨林点点头，将婴儿藏在衣襟中，转身寻阿尔菲斯去了。

果如墨林所言。两天之后尤塞忽染暴病，口吐鲜血。昏迷不醒。医生束手无策。不过半日光景，尤塞便气绝身亡。昔日被打败的对手闻讯立即卷土重来，墨林与阿尔菲斯已离去，其余部将无力御敌，纷纷各奔前程。此后数年间，不列颠诸侯混战，人民不堪其苦，遂推举长老去见墨林，道：“墨林，用你的智慧为我们选一个强有力的国王吧！让他从战乱和屠杀中拯救我们的国家。”墨林答道：“这也不难。只要依我之言行事，我保证使你们得到一位比尤塞更伟大的国王。”他吩咐，圣诞节时在伦敦大教堂前举行一场比武大赛。

圣诞那天，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人头攒动，盛况空前，各路诸侯首领、英雄好汉纷纷赶到伦敦来看究竟。只见教堂前的四方石台上摆放一尊硕大铁砧，一把宝剑深深地插在砧内，只露出金子铸成、镶满宝石的剑柄。铁砧上刻着一行大字：“拔出此剑者为国王。”这时墨林宣布，先举行比武大赛，再由各路英雄当众拔剑。

比武者中有一名凯伊的勇士，乃贵族埃克多之长子，武艺出众，勇冠群雄。此番在比武场上他大显威风，一路赛来，所向无敌。正在得意头上，忽

觉手中之剑钝涩，定睛一看，已然断尖卷刃，便唤来正在场边观战的弟弟亚瑟，让他速去寻把好剑来。那亚瑟年方 10 岁，少不更事，听得哥哥吩咐便飞跑回自家营帐，东翻西找，遍寻不着好剑，忽然想起教堂前石砧上有一把，不加思索便跑去拔下，拿给了哥哥。

凯伊接过宝剑一看，大惊失色，忙问亚瑟：“此剑何来？”亚瑟具实以告，又问其兄：“有什么不对吗？”凯伊道：“没什么，快叫父亲到营帐来。”其父埃克多回至营帐，但见凯伊面色煞白，嘴唇颤栗，忙问：“出了何事？”凯伊道：“我拔出了此剑！”埃克多闻言大吃一惊，不敢相信，便将凯伊带到铁砧前，只见铁砧表面平滑如镜，并无缝隙。埃克多道：“能拔出者必能插入，你把剑再插进去”。凯伊费尽气力也插不进去。一直在旁看热闹的亚瑟说：“让我试试！”埃克多叱道：“孩儿家，莫要捣乱！”亚瑟不服气，抢过凯伊手中之剑，一下便插进铁砧，然后嘻开嘴道：“瞧，我插进去了吧？本来就是我拔出来的么！”这时埃克多拉着凯伊，突然双膝跪倒在亚瑟面前，以头触地，口称“主公”，吓得亚瑟大哭起来，连声喊道：“父亲，您怎能给我下跪？这是怎么回事呀？”埃克多如实道来：“十多年前一个漆黑的夜晚，墨林和阿尔菲斯将我召至尤塞城堡前，把一婴儿交与我，命我好生养育。我虽不知婴儿来历，但出于对智者和勇者的尊敬，一直视如己出，精心抚养。这孩子就是你，亚瑟。现在我猜想，你定是尤塞之子，否则怎能拔出此剑呢？”亚瑟哭道：“不！我不愿当别人的儿子，不愿当国王，我就是你的儿子！”埃克多叹道：“天命不可违。马上要开始拔剑了，我们去排队吧！”

开始拔剑。各路好汉依次上场，只见一个个面红颈粗、咬牙瞪目、气喘咻咻，那剑却如长在砧内一般纹丝不动。这时墨林和阿尔菲斯走到埃克多父子前，手指亚瑟说道：“这里有一位能拔出剑的人，他便是尤塞亲生之子！”人们议论纷纷：“那么多力士拔不出，黄口小儿能有几两力气？”“尤塞并无儿子呀？”“这孩子的父亲明明是埃克多嘛！”墨林遂将故事叙述一遍，阿尔菲斯和埃克多从旁证实，但人们仍然将信将疑。于是墨林让亚瑟去拔剑。亚瑟跳上石台，轻而易举地拔出宝剑，顺手又插将回去，复拔复插，如此几次，人们终于深信不疑。

就这样，亚瑟登基称王。又有湖中仙女赠魔剑“埃克斯凯利伯”。亚瑟高擎此剑，东征西讨，所向披靡，打败那些不驯服的诸侯，征服各个部落，成为所有凯尔特人的国王。因他智勇双全，心地仁厚，深孚众望，各路英雄豪杰纷纷慕名前来投奔。一时间，亚瑟麾下猛将如云，遂将其中最为英武者册封为骑士，每每召集他们一起围坐圆桌旁议事或用餐。这圆桌亦是奇物，若是真正骑士落座桌旁，座位上会自动显现其姓名，若是滥竽充数者落座，不仅不会显名，还会立即倒地身死。因而能与亚瑟王共座者均为真正忠勇侠义之士，人称“亚瑟王的圆桌骑士”。

书归正传。正当亚瑟王基业初定之时，蛮族渡海来犯。闻知日耳曼蛮番烧杀抢掠，凯尔特子民生灵涂炭，亚瑟王怒火中烧，火速点起兵马，驰奔东南沿海。

亚瑟王师出正义，保土安民；麾下圆桌骑士百余人骁勇善战，武艺高强；各部落亦积极策应，同仇敌忾，是以凯尔特人初战即告捷，以后又屡战屡胜。史书记载：“第十二次战斗发生在巴登山，这一次亚瑟王一人一天就杀死 960 人。”然而好景不长。那日耳曼人乃丧家亡命之徒。如今背水而战，进则夺土占地、立脚安身，退则大海茫茫、死无葬处。到了这等有进无退的绝境，

人人都不畏死，不惜命，个个都有万夫不当之勇。虽说武艺不如凯尔特人，但是一来生性慍悍，又不顾死活，二来人多势众，前仆后继，因而渐渐扭转了战局。那凯尔特人毕竟人丁缺少，力量单薄，加之亚瑟王又不幸战死，众骑士和各部落群龙无首，内讧不已，因此渐渐不敌，不得已退出东南部沿海及平原地区，向西北山地且战且走。故而后世在不列颠岛北部之苏格兰高地和西部威尔士山区尚有凯尔特部族可寻，而东南部富庶膏腴之地尽数为日耳曼蛮族占去。那三蛮族中又以盎格鲁一支人数最多、占地最广，是故“盎格鲁”（Angles）一词渐成三蛮族统称，不列颠东南部蛮族所占地区亦被称为“盎格鲁人的土地”（Englaland），以后又简化为 England，即音译之“英格兰”。英格兰与威尔士、苏格兰三分不列颠岛，故该岛又名“英伦三岛”。又因其中英格兰最为发达强盛，故而以后国家统一之时，England 的形容词 English（英吉利）便成为国名，简称“英国”，沿用至今。此为后话，按下不表。

却说蛮族夺占东南沿海平原地区之后，各支各族各部落头领纷纷自立山头，称王称霸，一时岛上群雄割据，小国林立，却又不能彼此相容相安，经常大动甲兵，相互残杀，大吃小，强凌弱。至 7 世纪初年，只余下七大王国并列称雄。哪七国？西撒克逊、南撒克逊、东撒克逊、肯特、东盎格里亚、诺森伯里亚、麦西亚是也，史称“七国时代”。彼七国也如同我华夏“战国七雄”一般，彼此间虎争龙斗，征伐不已，胜者便自封为“不列颠之王”，败者俯首称臣，如此又是 200 余年。

昔我华夏，战国末年，“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那不列颠 9 世纪初也出了个秦王般的人物，便是西撒克逊国王埃格伯特。此人雄才大略，尤擅用兵，无论运筹帷幄，还是上阵冲杀，有勇有谋，每战必克，终于荡平六国，成为统一的英格兰国家的开国之君。

这时又有一股侵略浊浪冲向不列颠海岸，此番来的是北欧海盗，英人称之为“丹麦人”。丹麦人掌握两件法宝：一为大板斧，此物重数十斤，精铁打造，锋利异常，既可开山伐木，又能上阵砍杀。二为长木船，这船首尾尖翘，造型颇为优美，16 对快桨伸展两舷，航速极快，船舱深阔，可载上百人航海月余。每年入夏，丹麦人便乘坐长船跨海而来，溯河流直入不列颠内地，上得岸来先搜夺马匹，当作坐骑，然后驰骋于四野，持斧行凶，抢劫寺院乡村，每每满载而归。一年得手，第二年便有更多长船涌来，第三年更携带家眷，不仅抢劫粮食财物，还欲拓土安居。如此年甚一年，眼见当初蛮族入侵、夺占凯尔特家园的历史剧又将重演，幸而河清圣人现，巨手挽狂澜。

圣人者，埃格伯特之孙阿尔弗雷德是也。公元 871 年，丹麦人纠集数万之众大举进犯，英格兰土地泰半沦陷敌手。国运垂危之际，国王伊塞尔雷德偏又暴病身亡，几位王子年龄尚幼，朝中大臣一致推举国王之弟阿尔弗雷德承继大统。那阿尔弗雷德身形瘦削、体弱多病，却生就一副英雄虎胆，自幼酷爱习武狩猎，刀马娴熟。此刻临危受命，未及穿戴龙袞金冠，先顶盔披甲奔赴前线。其时前线正当吃紧，丹麦军队攻势凶猛，英军抵挡不住，死伤惨重，兵士丧失斗志。众将领正商议退兵，忽见国王轻骑简从疾驰而来，众将领一齐上前接住，七嘴八舌奏道：“主公，此番敌军势不可挡，再战下去我军必败，莫若暂避其锋，退往山区，以保全实力。”阿尔弗雷德道：“此言谬矣！虽是敌强我弱，却未必打他不过。敌人远道来袭，兵疲将惫，粮草不继，且一路得手，正是骄气十足，岂不闻‘骄兵必败’乎？此时正是反攻良

机！”诸将听了，似觉有理，却又踌躇道：“那丹麦板斧犀利非常，斧头沉重，砍一记脑壳迸裂，斧刃风快，擦一下皮开肉绽，我方将士尽皆畏惧，恐怕无人敢充先锋。”阿尔弗雷德并不回答，拍马跃上路边巨石，向聚做一处的兵士们朗声问道：“兵士们，识得我吗？”兵士发一声喊：“我王万岁！”阿王道：“不能保土安民者，不配称王！不能抗敌卫国者，不配当兵！如今敌人犯我河山，杀我父老，国家将亡，我等为王为将为兵士者有何面目苟活于世？不如拼死一战，为国尽忠！”说罢拔出佩剑，振臂一呼：“怕死的滚开！不怕死的跟我来！”一马当先直扑敌阵。那些将士们听得阿王一番言语早已激动不已，须知这些人周身奔涌的本就是日耳曼蛮族嗜杀好战的血脉，此刻又见国王如此无畏，身先士卒，更是热血沸腾。将领们纵马便追，兵士们拔腿狂奔，潮水般一齐冲将过去，喊杀声撼地震天。丹麦人尚未回过神来，英军冲到跟前。原来那丹麦人也非不可战胜，遇到这拼命的打法，先自软了手脚，莫说挥斧应战，连逃跑也没了力气。这一仗英军大获全胜，杀死丹麦兵士不计其数，丹麦国王及5位伯爵亦被斩杀。丹麦人战败求和，双方罢兵。阿王宽大为怀，见丹麦人携妇将雏，念其生活不易，特划出一块肥沃土地作为“丹麦区”，让其耕种居住。丹麦人感戴不尽，保证绝不越境冒犯。从此阿尔弗雷德声名大振，人心归附。

此后数年，阿王着重整肃内政，制订法律，赞助学术，广修要塞，创建海军，巩固国家统一，不久国家便显现一派兴旺繁荣景象。

不料那丹麦人背信弃义。875年主显节期（即基督教圣诞节后第十二天），阿尔弗雷德正驻蹕临时都城奇普纳姆。节日之夜，阿王亲自主持大教堂的隆重宗教仪式，然后返回行宫，设宴招待文武百官。满城军民亦纷纷聚餐联欢，灯红酒绿，触筹交错，欢声笑语，城防自然松弛。正在此时，丹麦人发动偷袭，勒死城头哨兵，打开城门，大队人马迅速进入城内，见人便杀、见屋便烧，喝得酩酊大醉的英军将士们毫无招架之功，奇普纳姆登时一片火光血海。阿尔弗雷德见状，知道败势已无法挽回，赶忙改容易服，与几名随身近侍趁乱逃出城外，躲进密林沼泽环绕的偏僻小村艾瑟尔尼，隐姓埋名为一户农夫帮工，从而避过了丹麦人的搜捕。

两个月后的一天清晨，农夫之妻命阿尔弗雷德去烤制午饭所用的面包。阿尔弗雷德将面团放入烤炉，点燃炉火，一面不停地吹火添柴，一面开始想心思。时近中午，那农妇不见面包送来，心中奇怪，便来到面包房，没进门便闻到焦味扑鼻，冲进去拉开炉门一看，面包已成一团黑炭，阿尔弗雷德兀自不住添柴。那农妇气急败坏，恨声骂道：“伙计，连面包都烤不好，你可真是蠢货！蠢到家了！”阿尔弗雷德仿佛没听见一般，仍然低头想着心思。那农妇愈发生气，嘴里“蠢驴，蠢猪”骂得更加不堪，阿尔弗雷德却充耳不闻。其实，真正愚蠢的是农妇自己，有眼不识金镶玉，硬拿国王充伙计，这“伙计”满脑子抗敌救国的大事，哪里顾得到面包呢？就在这天上午，阿尔弗雷德根据各方传来的情报，综合分析了形势，认定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于是当夜悄悄离开艾瑟尔尼，遣侍从们分赴各地召集旧部，重振旗鼓，待兵马聚齐之后，5月在爱丁顿地方与丹麦人展开决战，大败丹麦强虏，收复国土过半。丹麦人慑其声威，退兵求和，大部分撤回北欧，从此不敢再犯英国海疆，少部分留居“丹麦区”内，宣誓服从英王，尊重英王最高权威，并且皈依基督教，此后这些丹麦人渐渐与英人融合成为一体。自此英国边患解除，海晏河清。

阿尔弗雷德国王以其抵御外敌，重振纲纪，提倡文化的文治武功，被尊为“大王”。古往今来各朝各代数十位英王中，阿王是唯一获此殊荣者。

正是：

披荆斩棘成王业，  
继往开来待后人。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二回 黑斯廷 决战定乾坤 征服者 威名慑黎庶

黑斯廷斯起战云，  
哈王迎敌奋孤军，  
清晨苦斗到黄昏。  
难以疲兵当劲旅，  
何来流矢竟亡身，  
威廉一举取伦敦。

——调寄《浣溪沙》

话说阿尔弗雷德大王一代天骄，外御强虏，内振纲纪，奠定英国 200 年繁盛太平基业。不料这王位十传至爱德华时，却绝了子嗣，断了王统，以至烽火狼烟，战端又起，英雄逐鹿，江山易主。这一段故事，史称“诺曼征服”。

说来也是天意。身为一国之君，即便不是英姿天纵、雄才大略，至少也该勤于政务、励精图治。可那爱德华国王却不然，身体羸病，性格懦弱不说，还厌恶治国理政，兴趣全在宗教上面，人送绰号“忏悔者”。盖因其热衷诵经修行，夜以继日，全不以军国大事为念，更无意儿女私情，房闱之乐。那王后虽说年轻貌美，却是夜夜独守空房，难怪绝无子嗣。

古时国君之位通常都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爱德华既无子嗣，又无兄弟，身后之事便不免令一班怀有野心之徒生出非分之想，纷纷觊觎英国王位。其中 3 位势力最为强大，又自认为最有继承权者更是急不可耐，公开表露出继位要求。此三人者，一为挪威国王哈德雷达，一为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为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看官要问，这三人何以自认有权继承英国王位？说来话长。那哈德雷达的父王马格纳斯在世时，曾与丹麦国王哈撒克纽特交好，两人相互约定，二人中若有一人去世时尚无子嗣，便由另一人继承对方王位。哈撒克纽特 24 岁时酗酒过度而死，未留下一男半女，按约定该当马格纳斯兼领丹麦国王，不料却被英王忏悔者爱德华占了先。那爱德华本人对于夺取丹麦王位自然是无心又无力，此事全由其岳父、老威塞克斯伯爵高德温一手安排。马格纳斯未能如约继位，愤愤不已，但自忖挪威小国寡民，难同强大的英格兰对抗，只好将这口鸟气硬生生咽下，不久便气恼致病，撒手归西了。哈德雷达子承父业，当上挪威国王后，想起这段往事便切齿扼腕，疾愤难平。他认定高德温乃杀父仇人，更认定不仅丹麦王位，连英国王位也是自家的，当年丹麦人势力最大时，岂不是将不列颠土地泰半归入治下，迫使英人纳贡称臣吗？他决心让一切恢复原样，因此数次三番兴兵进犯不列颠，意欲杀死高德温报仇雪恨，同时夺取英国王位。但是天不遂人愿，多次进犯均未成功。

再说那诺曼底公爵威廉。此人本是个私生子，其父老公爵罗伯特早年曾与漂亮的皮匠之女阿莱特有染，生下威廉。罗伯特死后，因其正室无出，便由威廉继承了爵位，当时威廉年仅 7 岁。由于出身暧昧，周围邻国君主对他颇为轻视，一班臣属亦不大驯服，亲戚当中想取而代之者更是大有人在。威廉在这样险恶的氛围中长大，练就一副孤傲、刚毅、冷酷的性格，而且警觉精明，善于抓住机会，随机应变。

威廉辖领的诺曼底乃是法兰西最大的一块领地，民众物博，又扼英吉利海峡一侧，战略地位、经济价值极高。但威廉却不以区区诺曼底为满足，他的目光不时越过海峡盯住英国王位。说起来他这份心思倒也不无道理，因威

廉与英王忏悔者爱德华乃是中表兄弟，威廉的姑母就是爱德华的母亲。爱德华幼时常与母亲居住在诺曼底娘舅家，与舅家独生子威廉朝夕相伴，一起长大。俗话说：“姑舅亲，心连心，砸断骨头连着筋。”威廉和爱德华手足之情至深，自非一般亲戚可比。爱德华后来回国登基为王，心里仍念念不忘海峡对岸的威廉兄弟，多次托人捎去书信，盛情邀请威廉来英国作客。那威廉虽说生性冷酷，对爱德华却有一缕温情，待自家事务安排停当，竟于 1051 年真的渡海来至英国。兄弟相见，执手垂泪，那番亲热情景不必细述。闲谈当中，爱德华说起自己身体多病，却因政务繁忙，不得休息，欲专心侍奉上帝亦不能够，如此等等。威廉听了，深表理解叹息，正待寻思个办法帮助表兄解脱辛苦，忽听爱德华语气郑重说道：“兄弟，我预感自己来日无多，对此我并不伤心，这个世界早已使我厌烦。但只一件事放心不下，便是祖宗传下来的这份基业，这大好的山河社稷必须托付给个可靠之人。如今你来得正好，这事我便交付与你。我死之后，你便可入主英国。这样我也可放心去了。”威廉听了这话，一时百感交集。难得表兄如此信任，托付江山，立为王储，本应是喜事。可一想这世上唯一亦兄亦友的亲人竟如此短命，兄弟亲爱一场最后却落得自己孤家寡人，又不禁悲从中来，哽咽无语，只含泪点了点头。

威廉英国之行以后，爱德华国王已立威廉为储的消息迅速传开，这便惹恼了一个人，谁？高德温是也。这高德温本是个无能小人，靠溜须拍马、攀龙附凤而平步青云、升官发财，被封为威塞克斯伯爵。这个爵位非同小可。当时英国总共有 11 个伯爵领地，四大七小，尤以威塞克斯面积最广，且包括英国最发达富庶的东南部，连首都伦敦也位于这块领地当中，因此被封为威廉克斯伯爵者权势之大，实力之强，莫说其余伯爵，便是国王也不如他！高德温生有五子一女，其中第三子哈罗德最为精明强干，因此高德温打定主意将来让他接班。其余四子，高德温全让国王给封了伯爵爵位，四大伯爵中，他一家便占去了三个！全国土地三分之二属于他家！高德温犹嫌不足，又将女儿嫁给爱德华国王为后，他自己则以国丈身份操弄权柄。那爱德华本来无心政务，乐得有人代劳。于是高德温一家权倾朝野，富甲王侯，国人有不知爱德华国王者，却无人不知威塞克斯伯爵一家。高德温早把自己当做了英国的无冕之王，那爱德华头上的王冠不过是自己囊中之物，何时愿取便何时取，不愿取时便让爱德华暂且戴着。不料忽然听说爱德华竟将王冠私下许给他人，高德温这一下吃惊不小。又恨女儿无用，一不会讨爱德华欢心，二不会早通消息；又恨自己大意失荆州，功亏一篑，到手的江山被外人夺了去；又恨爱德华“蔫萝卜辣心”，竟将老丈人全不放在眼里。惊怒交加，当即中风倒地，手足抽搐，痰涎壅塞。儿孙家臣乱作一团，遍延名医，广寻灵药，虽然救得当时未死，却是“心病难医”，被那口气堵在心里，血脉不通，四肢瘫痪，不能言语。如此又苟延残喘一年半光景，到底撒手归西去了。

丧事过后，哈罗德便按父亲生前安排承袭了家业和爵位。此人工于心计，城府极深，虽然他比其父更渴望王位，却深知“欲速则不达”。目标虽是王冠，功夫却要做在王冠之外。做足功夫，静待时机，不愁事情不成。于是他一面哄弄爱德华国王，事事处处表现得既忠诚又能干，小心掩盖自己的狼子野心；另一方面广结善缘，先是笼络兄弟亲友，使这些人都甘心情愿为他效力，其次搜罗党羽，收买亲兵家丁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最后又同周边各国君主互通友好，换取这些君主对他的支持。他心里盘算：那哈德雷达和威廉隔山隔海，自己却是近水楼台，只要自己在国内外打好基础，爱德华一旦咽

气，自己立即登位，将生米做成熟饭，那二人便是反对也来不及了。虽然盘算得如意，但这哈罗德也不是个粗心马虎之人，知道“有备无患”，“不怕一万，就怕万一”的道理，所以借掌管国政之机，花大笔金钱加强南部和东北部海防，准备将来对付来自挪威和诺曼底的武装入侵。说来也巧，这天他正率领一班臣属乘船巡视南部海防，天气突变，海峡中黑云翻卷，狂风掀起巨浪，把哈罗德的座船打得东倒西歪。舵手在风浪中难以辨认方向，桨手更无力撑桨驾船，只好任木船随风逐流，自由飘泊。也不知过了多久，终于风平浪静、乌云散去，船上人细细辨认，却是木船已飘到诺曼底海岸。哈罗德心里暗暗叫苦，自忖此番是有来无回了。此时早有人将消息报到公爵府中，威廉急率大队亲随赶到海边，哈罗德远远望见甲兵森严，心想死到临头了，索性把眼一闭，坐在舱中等待死神降临。不料耳边忽然听得：“诺曼底公爵殿下亲自前来欢迎威塞克斯伯爵大人！”睁眼一看，只见士兵们已在岸上排成迎宾仪仗队，威廉公爵站在最前面，正微笑鼓掌等他下船呢！哈罗德大惑不解，心想：“我二人同争一顶王冠，这关系几近不共戴天，如今老天助他灭我，把我送到他的手心，他不赶紧杀我以绝后患，反给如此礼遇，却是为何？”不光哈罗德奇怪，便是在下也觉不解，威廉本非宽容厚道之人，与哈罗德又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关系，怎的这回如此大量？难道是想念表兄爱屋及乌？不得而知。只见威廉亲亲热热将哈罗德接到岸上，迎进公爵府中，安排手下封臣俱来参见，又五日一大宴，三日一小宴，华堂美女、夜夜笙歌，款待哈罗德。闲暇时分，还驾鹰纵犬，陪同哈罗德射猎取乐。如此不觉一月有余，仍绝口不提送哈罗德一行返国之事。哈罗德心中着急，暗忖那爱德华的身体多病，朝不保夕，万一此时有个三长两短，自己被扣在这里，那近水楼台的美梦不是落空了吗？必须及早脱身。主意打定，次日便对威廉说道：“在下国中家中事务繁多，须得早日回去打理，不能在此多做盘桓。此番不速而至，蒙公爵殿下厚爱，热情款待，在下实在是粉身碎骨也无以回报。因此在下发誓，从今之后，定将公爵殿下当做自己的君主一样侍奉效忠，待爱德华国王百年之后，迎请公爵殿下入主英国。在下鞍前马后，愿效鹰犬之劳。”慷慨激昂地说完，恐怕威廉不信，又唤随从取来笔墨，写下一纸保证书，签字画押，交予威廉。威廉接过，随手递给从人，口中说道：“本想与伯爵大人多亲热些时，既然是国内有事，不便再留。我已命人将伯爵大人的座船修缮一新，备足粮食饮水，伯爵大人随时可以择吉起程。”那哈罗德千恩万谢，当日便率随从上船，扬帆而去。

斗转星移，转眼到了1065年岁末。爱德华国王病势加重，卧床不起。哈罗德眼见时机已到，立即将自己的武装部队进驻伦敦城中，暗地里做好了登基的一切准备。1066年1月5日，爱德华终于驾鹤西去。这厢尸体尚有余温，那壁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中哈罗德已举行了加冕典礼。观者如潮，元老大臣及各路贵族即使心里不满，也惧怕哈罗德权重兵威，不敢言语，纷纷对新王宣誓，表示了效忠之意。

古时没有通讯卫星、光纤电缆等现代化通信设备，待得消息传到诺曼底和挪威，那哈罗德早已坐稳了宝座，再说什么也是晚了三秋了。如今哈德雷达和威廉若想谋夺英王之位，除了大动干戈之外别无他法。于是英吉利海峡和北海上空战云密布，挪威和诺曼底均集结海船，招募甲兵，磨刀擦枪。眼见战争在即。

这边哈罗德早有准备。他深知隔海那两位均非善罢甘休之辈，因此即位

之初便加紧重修海防、打造坚固大船，对军队进行海战训练，秣马厉兵，准备迎战来犯之敌。他估计，二敌当中，威廉性急，且地理位置较近，因此首战必在南部沿岸。因此哈罗德将重兵驻守在南方海岸一线，又亲自统率海军舰队，停泊在海岸之外、怀特岛四周。一点一线、严阵以待。

威廉确是性急之人，但也谙熟兵法。兵书上有言：刀兵之事不可妄动，一要师出有名，二要粮草先行。反观自家，两项当中均有缺欠。于是捺住性子，一桩桩从头做起。他首先将爱德华生前手书的、传位于威廉的遗诏公诸于世，让世人知晓自己这次出兵乃是捍卫正当权益，哈罗德则是个篡位者。然后他又将当年哈罗德写给他的、发誓要邀请威廉继承英国王位的保证书送交罗马教皇，须知古时之人将誓约看得重如泰山，违誓便是渎圣。果然，教皇立即宣布，哈罗德乃是发伪誓的骗子，是亵渎上帝的叛逆。如此一来，威廉便使自己出兵一事具备了“替天行道”的正义色彩。以此为号召，威廉在诺曼底及周围地区大肆招兵买马，许以官爵财富，引诱得众多青壮趋之若鹜。威廉又集合能工巧匠，制造了无数强弩硬弓，锋利羽箭，命士兵们苦练射箭之术，虽不及“百步穿杨”，至少也能箭箭中的。以上各项一一扎实做来，时间便已到了夏末8月。威廉万事俱备，五六百艘帆船沿海岸一字排开，7000余名兵士整装待发。只须一夜顺风，大军便可直抵英格兰南部沿海。

然而偏偏风向不顺，威廉大军需要南风将其送过海峡，然而夏末秋初时分，海峡中却是东北风劲吹，浪高涌大，单凭人力绝对无法将木船划至对岸。威廉大军只好眼睁睁坐以待“风”，一坐便是整整六个星期。说到这里，须得交待一下。中国古时有“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典故，那是老天爷不给周郎方便。如今威廉“万事俱备，只欠南风”，却是老天爷对威廉莫大的眷宠！要知道此时对岸哈罗德正布下重兵，以逸待劳，只等威廉自投罗网。诺曼底区区一个公国，人力物力财力本不是泱泱英格兰的对手，误投误撞过去，即使不致全军覆没，也绝无得胜可能。何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退一万步说，即使威廉一举得胜，打败了哈罗德，紧接着还要面对其势也汹汹的挪威入侵之军。古人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威廉以衰竭之师，绝难再胜哈德雷达。所以说这六个星期的耽搁，正是歪打正着，恰恰反映出上帝选中威廉的天意。

再说哈罗德这边，原也是剑拔弩张，严阵以待，士气高昂。不料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三个星期……对岸迟迟不见动静。慢慢地士气开始低落，“杞人忧天”、“无事生非”的议论开始悄悄出现，后来给养供应也出现困难。无奈之下，哈罗德只好将大半军队遣散还乡，舰队也回调到伦敦附近泰晤士河中，他身边只留下嫡系的亲兵卫队。恰在此时，北方边防长官派人传来急报，挪威国王哈德雷达率300战舰已驶抵英格兰东北部约克郡海岸！哈罗德接报，速将南方防务交付当地民兵，自己亲率精锐部队北上。

哈德雷达此番来犯，确实是倾尽了全国之力。300艘战船满载国内所有能够上阵的军队，浩浩荡荡，杀气腾腾，乘着东北风劲吹之际，直奔不列颠而来。由于哈罗德没料到挪威人能来得这般快，把防务重点放在南方，东北地区海疆空虚，因此挪威人一靠岸就连打几场胜仗，东北地区的防务长官和伯爵军队均被其打败，约克城岌岌可危，正在紧急关头，哈罗德率军赶到。9月25日，两军在约克城外一条小河边隔河相会。

那哈德雷达有勇无谋。以当时战场形势论，哈罗德大军长途跋涉，喘息未定，将士疲惫，若此时挪威人主动进攻，英军不被全歼也必遭重创。即使